

水心先生文集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太祖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陞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爲正論異此者爲浮

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爲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
前世自以爲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悔不除芽
孽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虜始鋤後患
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
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
建炎嗣統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
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
紹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
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
又黏罕死僞齊廢虜用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
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術背
盟苦戰則所爲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
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
矣然宰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黽勉割四要郡
畀之徒使中原遺黎飲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
守則民雖不爲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
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
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
怨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爲南北之成形六
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
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
堯舜三代之舊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
辨逆順之理不立讎耻之義一切聽其爲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
理立難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
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博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爲國者
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
之帝王莫不然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歛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爲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用吏禁防纖悉待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關南地天下之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多言外徂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規宗廟君父之讎

如疥癢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
衣冠舉悅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思慮於飲
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
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樞綱
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攷察謹
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
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
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
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
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
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
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

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未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
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
於飢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
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
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
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
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
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
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
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
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
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
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
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
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
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
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
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
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

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爲不可？夫堅守重誓，
於旣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陵我。當是
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
之乎？种師道旣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離，不以折北
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爲用衆
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
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中國
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郭藥
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
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
禍，是昔日之敗事旣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
燕，是今日之繆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
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
十百年之後者也幹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
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
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
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特則爲悠
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
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刼寨
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
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
制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

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 光堯下
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字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
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
呼至於今日而 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
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
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
治也問其 祖 宗之讎耻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
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
攻齊壽綱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
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
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
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散忽來驟

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謀欲敗盟范仲淹謂虜必張犯關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弊卑辭而後已
蓋渡河犯關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
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群儉階亂之所致
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
河北河東中國之闔闔也弃其郭郭而設扞禦於闔
闔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爲可以久安而無他此賈誼
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
而攘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
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
邑欽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
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
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
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
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
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言也

親征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闔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真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

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爲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雖

動用命王撻覽斃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爲秘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撻覽第偶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爲功哉使寇準以此自衛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靖康中亦有謂當如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建炎間深入兩浙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爲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爲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爲勞師其實亦用